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三十七回 酸溜溜一場胡鬧 怒衝衝滿腹陰謀

王熙鳳雖不認識那少女是誰，做書的卻認得她便是錢如海的令媛秀珍小姐。當下秀珍見有一個面生婦女闖進房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摔開了義和的手，站起身喝問：「你是何人？怎的不管裡外，闖進別人房內，是何道理？」熙鳳一時氣得無言可答，只是呼呼籲氣。義和縮在床橫頭，不敢做聲。房中只有秀珍一個人作威作福，逼熙鳳出去。熙鳳本非軟角，不過一時氣極了，說不出話來。此時神志略定，也不同秀珍答話，大步走到義和面前，一伸手將他揪起。還有一隻手空著，便順手賞了義和兩下嘴巴。義和雙手護著臉，腦袋縮進脖子裡去，一動也不敢動。秀珍見義和挨打，雖有些兒心痛，但不知來者是義和的甚麼人，不敢出頭相助。又見熙鳳年已三十以外，還道是義和的母親，不知如何得了消息，來此管教她兒子，自己和她覷面，豈不難以為情，一時急得身子索索亂抖，適才那股聲勢，霎時間冰消瓦解。眼望著房門，打算腳底下明白。不意熙鳳打了義和幾下，忽然放聲大哭，痛哭義和沒良心，那裡弄了這個不要臉的爛污淌牌來此，瞞著我幹得好事，你倒好寫意，居然有了現成巢穴，打算將我置身何地？秀珍聽了，方知這女的並不是義和之母，聽她口氣，很像是義和的老婆。但義和與她年紀差得太遠，看來也和自己一般，是個不三不四的路道，何必懼她。聽她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爛污淌牌，不由的心頭冒火，一股勇氣，頓時又提將起來。奔上前去，不問情由，照准熙鳳面上，一掌打去。口說：「你講的什麼話？」秀珍這一掌，一半為自己出氣，一半替義和報仇，故用了雙倍氣力，只打得熙鳳牙縫中鮮血直噴，張著口哇哇亂嚷，疾忙放了義和，出空手與秀珍廝打。霎時間兩個人扭作一團，拳來腳往花一團，拳往腳來錦一簇，你揪胸，我抓發，一個鬢亂釵橫，一個衣破鈕落，一個柳眉倒豎，一個杏眼圓睜，吆吆喝喝，好一場惡鬥。只嚇得義和好似天打木頭人一般，呆靠在旁邊，既不敢相勸，又不敢相助，一言不發，坐觀勝敗。樓下二房東夫婦，在熙鳳上樓時，已知必有大亂子出現，都伸長著脖子留心聽他，此時聽得吵鬧聲音，非常利害，連樓房都要塌下來了，心中吃驚，也顧不得乾自己的公事，一個丟下煙槍，一個拋去灰罐，慌忙奔到樓上，兩個人竭力把熙鳳和秀珍拉開。熙鳳披頭散髮，秀珍袒胸露腹，雖被他二人格住，都還不肯干休，都想掙扎上前，決一個雌雄，拼一個死活。無如二房東夫婦，身子雖瘦得像一束枯柴，只因適才吸煙才過了癮，平添了一身煙力。秀珍、熙鳳二人，那裡掙得過他，只得把雙足在樓板上蹬得山響，驚動四鄰，不知他家鬧出了什麼大事，一齊趕來觀看。見樓下沒人，有幾個熟識的便闖上樓去。還有些不熟悉識的，見有人上樓，也大著膽跟了上去。一時樓上聚了好多的閒人。秀珍究竟是個女孩子家，背著人雖然什麼都幹得出，當著許多人面前，不免有些兒面嫩，更兼自己衣破鈕落，玉體呈露，益覺不成模樣。又見瞧熱鬧的人，愈聚愈多，深恐有人知她底細，傳說開去，給父母知道，不是玩的，心中十分著急，也顧不得再和熙鳳爭風吃醋，趁眾人亂哄哄的當兒，滑腳便走。二房東夫婦竭力勸熙鳳息怒，熙鳳見秀珍已走，正可趁此收篷。只因二房東瞞著她將小房子借給義和，未免心中懷恨，所以不睬他們，立逼義和回家，義和服服帖帖，不敢違背，跟她下樓回去。那些閒人也一哄而散。二房東夫婦如釋重負，不過被他們鬧了一陣，身子都覺乏了，意欲再抽幾筒煙長長力氣。夫妻兩個雙雙在煙榻上坐下。那男的划了根洋火，正待點燈，眼光射到煙盤裡，忽然說了聲：「噢！」

女的聞言，也向煙盤裡一看，不期應了聲：「呀！」原來他夫婦二人，十三年朝夕不離，情逾骨肉的那枝甘蔗老槍，不知被哪一個手腳不老成的帶了去。還有一隻瓷罐，盛著四兩多煙灰，也不知去向。他夫妻倆一見之下，頓時大驚失色。男的先抱怨他女人道：「你出了灰，不該將灰罐隨手亂放，怎不好好藏在床底下竹箱內，以致被人偷去。那四兩多煙灰，存積至今，也頗非容易。目下灰價很貴，四兩多灰，至少也得值二十塊錢。就這樣的丟了，豈不可惜。」

女的也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別捏著鼻子說夢話了。自己不想想，他們鬧得這樣天翻地覆，教人哪裡還來得及收拾煙灰。都是你貪小利，要把房子借給姓卞的。我原說這裡先曾借給他與王熙鳳住過，不能再讓他和別的女人住了。若被熙鳳知道，如何對她住你還說目今上海灘上，糊糊塗塗，有什麼交代。一個女人軋七八十來個姘頭的也多得很，何況他們男子。我們做二房東的，只消有房錢收得到，管他張三李四，住一天是一天，我們落得賺他十幾塊房錢一個月買鴉片煙吸，照你這樣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的口氣，怕不要一輩子餓殺了麼！我因勸你不過，才聽他們住下。如今一個月還沒滿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闖出這場大禍。我們一股腦兒只收得他半個月房租五塊錢，反賠了二十多塊錢的罐煙灰，都是你出的好主意，倒反抱怨我起來了。我看煙灰還不打緊，就是二十幾塊錢，也有限的。你自己既這般小心謹慎，怎不把煙槍帶上樓去。卻隨手亂放，如煙灰一塊兒被人偷了去。這枝槍我們已用了十三年，裡面的脂膏充足，每頓只消吸十五筒，已可過癮。若換了別枝槍，便吸三十筒也不過癮。你常對我說，這枝槍是我們傳家之寶，如今寶貝丟了，家中又沒第二枝槍，少停煙癮發時，如何是好。這樣大事，你不趕快想想法子，卻來抱怨我煙灰這點小事，豈不是捏著鼻子做夢嗎！」

男的聽了，長歎不語。兩個人默對多時，忽然那男的覺得心中一陣煩躁，一開口便打了個呵欠，渾身骨節都覺有些酥軟，心知煙癮發作，往日只消抽上幾筒，便可適意，無奈此時沒了煙槍，有米無鍋，難以成炊，雖有靈丹妙藥，不能下肚，心中好不難受，伸手一摸，枕頭邊那壺茶還是熱騰騰的，急忙把一隻半黃半白的茶杯，淺淺倒了一杯茶，將吸剩的半盒生煙，倒在茶內，用煙籤攪和了，這杯茶已變作泥漿般顏色。那男的並不嫌他醜，舉杯連呷二口。見還有小半杯剩著，捨不得自己一個人受用，便遞給他女的，接來一飲而盡，斂眉道：「苦得很。」男的笑道：「口中雖苦，肚子內卻適意得多了。」

看官們休得誤會。他們夫婦二人失了傳家之寶，吞生煙覓死，這乃是吸煙學的速成科。如遇煙癮大發，迫切不及裝吸，便可用這個法子，吞服生煙。但若教沒煙癮的人吞了，可就要嗚呼哀哉，伏維尚鑒。閒話少提，再說王熙鳳押著卞義和，同回城內。一路熙鳳罵不絕口，義和只不做聲。到得門口，熙鳳開了鎖，叫義和先進去，自己閉上門，氣呼呼的走進房內。義和知今天的罪犯得太大了，逃不過一頓責罰，自己軟在前頭，待她身子才一坐定，先自屈膝跪下，口中哀哀求告道：「我今天不知怎的，油蒙了心，乾出這種該死的勾當。其實我自己心中也不曾明白，至今還是糊糊塗塗的。請你休得見氣，只算我夢中發魔，莫當真有其事。試想我二人相識至今，何等恩愛，你待我又這般要好，就使我不是個人，是只狗，也該知道你的好處，焉肯丟了你，去相與別人。今兒這件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乾的，大約被惡鬼所迷，身不由己，請你萬萬不可生氣。一則我自己乾差了事，抱歉得了不得。二則氣壞了你的身子，更教我如何對得住，求你饒了我這一次，以後我決決不敢背著你再有這種行為了。」

熙鳳不等他說完，就向他兜頭啞了一口道：「滾罷！你還想花言巧語，哄我麼？我如今已看得你穿透的了，你這人真是一個滑頭，那裡有什麼情義，只悔我當初錯認你是個好人，至今懊悔無及。那姓倪的待我，才真是有情有義。別的不說，我嫁他半個月工夫，他體貼我無微不至，我要什麼是什麼，他從沒說過半個不字。只恨我當年心中不知著了什麼迷魂湯，一心戀著你，沒肯跟他回去，背著他逃往蘇州。到如今偶一念及，常覺有些對他不住你在我沒跟你的時候，固然待我很好，現在我已知道，你當時也不過設著圈套，教我自己鑽進來罷了，並不是真情真義。及至我跟你之後，你見事事拿穩，待我已淡薄了許多。起初你答應我房錢開銷，都由你一人承當。後來你因力量不足，由你認了房錢，零碎使費，都是我自己拿出來的。試想我哪裡有什麼錢，有幾個也不過是姓倪的身上刮下來的貼用至今，已去大半。我心中好不著急，拚命的自己省儉，你卻在外間濫吃濫用，毫不以家中為念，如今居然軋了姘頭，另租小房子，全不想別人捨命跟你的好處，良心何在！幸虧今兒天網恢恢，被我自己發覺，當場撞破，諒你也無可推諉的了。虧你還有這張老面皮，說什麼被鬼所迷，身不由己，打算再來蒙我，我又不是三歲孩子，焉能再上你的老當。好在民國時代，事事自由，對的暫時姘姘，不對的何妨拆拆，你這人萬萬不能跟你終身，遲早脫不了一個拆字。趁我此時年紀還不十分老，外間未必沒人要我。你也年紀很輕，外間愛你的女人極多，盡可馬上加鞭，各尋去路，何必再戀在一起，彼此誤了自己的前程。從今為始，一刀兩斷。只當從前沒有這回事，你也不必再認得我，我也不必再認得你。常言千年無不散的筵席。我們今天就散，豈不爽

快。這裡生財物件，都是我化錢買的，與你無乾。我雖是個女流，善後一切，還能料理，請你不必耽心，馬上就走，也不必跪在這裡，有玷了你的尊膝。」說時聲色俱厲，怒氣勃勃。義和見她來勢甚盛，知非用苦肉計不能挽回。先向熙鳳面上呆看多時，忽然把兩眼擠了幾下，擠出兩行淚來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奶奶，你休這般固執了。今兒固然是我的不是，但也不是有意背著你去幹壞事的。都緣著了別人的圈套，自己一時失了把握，所以才弄出這件事來，若說我成心欺侮你，皇天在上，我決決不敢。我若有心欺你，罰我今夜橫死可好。」

熙鳳不答。義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，你難道此時還不明白我的心麼？你丟了姓倪的從我，這番好意，我雖粉身碎骨，忘不了你的大德。講到你在蘇州的時候，姓倪的托人四路尋訪，我在上海，那一天不提心吊膽，好容易盼望到姓倪的走了，你回轉上海，原指望安安逸逸的過快活日子，又誰知平空弄出這件事來，累你生氣，你說我待你不比從前，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？我自己只知一天好似一天，何嘗有分毫淡薄，大約是你疑心誤會所致。還有開銷一層，我何嘗不願意一個人承當，皆因力有不足，是你自己體諒我，房錢之外，不要我的使費。我也並沒在外濫吃濫用，說來說去，都是我自己沒把握的不好。萬望你休再生氣，饒了我這一遭。我自此之後，決不敢再走一步錯路了，你若輕易提起拆散二字，試想你我二人相識至今，也非常容易，中間經過了多少磨難，才得有今日，豈能為這點兒小事，鬧翻了，卻給旁人知道笑話。今兒我自知罪大惡極，請你隨意責我幾下，警戒將來。你若不願意打我，讓我自己打便了。」說著左五右五，自己打了十個嘴巴。若在平時，熙鳳生氣，義和自己打自己，熙鳳見了，一定心痛得了不得，馬上怒息氣平，反把好言安慰義和，深恐打損了他的嬌皮嫩肉。今兒因心中氣憤極了，義和裝腔做勢，她仍和沒有看見一般，不作理會。義和腹中計較，本來有限，今見苦肉計攻她不進，一時意無主意。猛見梳妝台上，放著一隻藍色玻璃瓶，瓶中還有半瓶藥水，是熙鳳買來擦癬用的碘酒，乃是一種毒藥，不覺心生一計，帶哭帶說：「阿喲，奶奶你真的不肯饒我了麼？我有生以來，只有你一個，是我心愛之人，如今你也變了心，教我一個人孤苦零丁，活著有何情趣！不知吃了這瓶藥水死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爬起來，走到梳妝台前，慢騰騰拿起那瓶藥水，揭了瓶蓋，張開大口，作勢便要灌下肚去。熙鳳當他認真尋死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慌忙縱身上前，將他手中的藥水瓶，搶來丟在地下，跌成粉碎，口說：「你瘋了嗎？為這點事，也犯不著尋死。誰教你在外拈花惹草，若教你親眼瞧見我同別的男人在小房子內說笑調情，問你生氣不生氣？你自己不想想，自己作了這般錯事，怎樣對得住人，倒反要尋死作活，難道你死了，丟我一個人，就可對得住我了嗎？」說著哭了。義和也哭道：「並不是我有意欺你，實因一時之誤，適才已對你說過多次，無奈你始終不肯饒我，教我沒了你，如何做人，只得走這一條死路咧。」

熙鳳道：「你這人大約是癡的，請問你沒有認識我之前，難道不過日子的麼？」義和道：「那就叫此一時彼一時。」熙鳳道：「由你說罷，誰來信你。現在時候不早，姑且讓我弄飯來吃了再說。」義和見她火氣已退，但熙鳳素有一種冷灰裡爆出熱火來的脾氣，因此不敢再提這些話頭，挑動她的怒氣。吃罷晚飯，推說明兒有事，須得早起，一個人先自睡了。後來熙鳳也上床安睡。次日天明，兩人歡歡喜喜，竟和沒有昨兒這件事的一般。據說夫妻反目，晚間有個和事老出場排解。不過這和事老姓甚名誰，至今還未曾有人調查明白，大約熙鳳、義和二人言歸於好，也是此老之力。這邊義和等雖然和好，可憐秀珍回家，卻大大的受了她父親一頓埋怨。她從仁壽裡小房子中逃出後，急急僱一部黃包車坐了，預備行到她那個小姊妹家換了素服，再行回家。不意半路上恰巧撞見了她的父親。兩部車對面相逢，閃躲不及，秀珍慌忙回轉頭，想避開她父親的眼光，待黃包車拉過頭，便可了事。豈知如海眼睛素極尖利，見黃包車中坐著一個少女，胸前衣服破碎，彷彿是她女兒模樣，心中早已懷疑，車至臨近，又見來人忽然別轉頭去，故意不讓他看見面目。如海是何等角色，胸中早有幾分明白，見她有意規避，偏要看她一看。兩車雖已擦過，仍命拉車的掉轉方向，趕上黃包車和她並駕齊驅。秀珍自知難以脫逃，只可硬著頭皮，叫了一聲爹爹。如海圓睜兩眼，對她上下身看了又看，一語不發，命包車重複掉頭而去。秀珍見他去了，心頭兀自突突跳個不住，忙教拉車的快跑，到了小姊妹家門口，付過車錢，恰值那姊妹由裡面出來，見了秀珍猛吃一驚說：「你怎的衣裳這般破碎？和誰打架來的？」

秀珍不便實說，信口答道：「適才在六馬路小弄堂口，遇著幾個流氓，雖沒被他們搶了東西去，衣服卻被撕破了。」那小姊妹名喚阿毛，也是個招蜂引蝶的能手，聽秀珍說話隱隱約約，口內雖不明言，心中早已會意，陪著她回到裡面，換上素服。阿毛留秀珍吃了晚飯回去。秀珍因在路上遇見如海，料定回家必有說話，腹中懷著鬼胎，不敢久留，便辭了阿毛，回轉家中。那時如海還未回家，薛氏問她哪裡去來。秀珍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，回說：「因有一個小姊妹，明兒要出閣了，我買了幾件東西送她，順便道聲賀，不意她家一個娘姨素有瘋病，今兒舊病復發，把我的衣裳都撕破了，真是晦氣。」

薛氏聞言，不住對她身上瞧看，問她破在那裡？又道：「阿喲，你身穿重孝，怎好到喜事人家去，怕不被人家嫌忌嗎？」秀珍道：「我也想到這層，可巧另有一個小姊妹，借了我一身綢衣沒有還，我便先到她家，換了綢衣前往。撕破的便是那件，若撕了這件布的，所值倒還有限。偏偏撕了那件綢的，豈不可惜。」

正言時，忽聞樓下有人大聲問娘姨：「大小姐可曾回家？」卻是如海來了。如海上樓，見了秀珍，陡然把臉一沉，厲聲問道：「你適才在哪裡乾的什麼事？問你多大一個人兒，可有尊長放在眼內？方才你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？死了祖母的人，該穿不該穿？不但如此，而且胸前都被人撕破了，袒著胸膛，招搖過市，成何體統！我近來在外間，很聽得有人提起你們姊妹倆的大名，你莫要自以為歲數大了，我不能打你，須知女兒還是我的女兒，我要你怎樣便怎樣，你若再這樣的放肆下去，老實說，我就處死了你，也沒有人敢治我什麼罪名。」秀珍還未分辯，薛氏已聽得不耐煩起來，怒聲叱道：「好不要臉的話。女兒犯了什麼彌天大罪，要你處死？況且女兒也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生的，處死一句話，也沒這般容易。你問她穿的什麼衣服？我先要問你，可知她出去為著何事？能穿素不能穿素？就是胸前撕破，也有撕破的來歷，豈有一個好端端的女兒，自己肯把衣服撕破之理。虧你往日還自誇是個有場面有閱歷的人，今日不問情由，一味咆哮，只知欺侮女兒，說來豈不丟人。」

如海怒道：「你休護短。你說她不穿素有來歷，就請你把來歷講給我聽。」薛氏便把適才秀珍所說的話照樣講了一遍。如海聽了搖頭道：「天下哪有這樣的巧事，一定是你母女兩個狼狽為奸，另有什麼計較，休想哄得過我。」薛氏聽說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放屁！什麼狼狽為奸，誰使什麼計較？你見我母女乾了什麼壞事？輪到你胡說亂道。」一邊說，一邊伸出手撲上前，便要打如海的耳光。如海眼明腳快，見她來勢不善，不待她近身，早已抱頭鼠竄，逃往樓下，一個人坐在客堂中嘔了幾口悶氣。暗想薛氏這般潑辣，動不動出手打人，我近來股票營業連遭虧折，大約是被她打失了紅運所致。想到這裡，不禁又憶及邵氏為人，何等溫文，比較薛氏，天差地遠，只可恨她不守規矩罷了。往日我受了薛氏的氣，還可向她訴訴苦，如今她已落髮，做了姑子，自己的委屈，也沒處申訴。又想起邵氏出家以來，自己因一時之憤，不曾勸她回來，也沒到尼庵中望她一次，雖是她自作自受，但自己和她一年多夫婦之情，未免有些兒對她不住，又想到自己買橡皮股票，蝕了這許多銀子，雖有一百箱土的假棧單，支持局面，如若股票市面永不回復，將來作何了局。一念及此，冷汗遍體，一個人胡思亂想，越想越覺沒趣。看看表上已有八點鐘光景，便喚松江娘姨出來，問她晚飯可曾預備。

松江娘姨回說沒有，如海背剪著手，在客堂中踱來踱去，很沒意思。忽然車夫傳進一張請客票來。如海自老太太故後，守著孝謝絕應酬，久已無人請他，見此頗覺奇怪。接過一看，見是張一品香大菜館的請客票，背後還寫著幾行細字道：「足下事親守孝，弟等本不敢奉邀。惟今日適琢渠兄南旋，弟等在一品香設筵為其接風，足下亦琢翁朋友之一分子，論友誼則足下似應列席。苟足下而必欲克盡孝道者，則弟等亦弗敢勉強也。下寫著伯宣、文錦等許多名字。如海看罷，不禁笑將起來道：這種不尷不尬的說話，只有文錦說得出，條子一定也是他寫的。此番琢渠回來，料必得了什麼差使，故而他們這般巴結著他。自己的守孝，本是浮文，豈可為他耽誤了正事。當下便命車夫點燈，拖出包車，坐在一品香，見了琢渠先與他握手問好，又問他方四少爺可曾回來？琢渠道：「四少爺因他老太爺吩咐說，近來為政治上關係，和一班革命黨結下怨仇，有些人要暗算他的家屬。上海又是革命黨的聚處，故把老四留住京，不許再到上海。我因這件事關係太重，故也未便相強，只可一個人先回來了。」說罷，又道：「如翁太夫人故世，弟在

北京，未得消息，舍下乏人主持，因此失禮，很為抱歉。」

如海連稱不敢。文錦從旁插口道：「你們兩個別客套咧，快點菜罷，客已齊了，再讓你兩個敢豈抱歉下去，豈不教別人肚子裡鬧饑荒麼！」如海笑道：「老魏真是個餓殺鬼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是他第一個嚷肚子餓，怪道他身了吃得這般肥胖，我很納罕，緣何他家姨太太，沒被他身子壓扁了。」琢渠笑道：「想必壓的人多，故把筋骨練結實了。」文錦笑道：「莫非你也壓過的嗎？」琢渠道：「這個萬萬不敢。」聽的人一齊笑了。如海笑著點了菜，彼此不分賓主，隨意坐下。席間互約各不叫局，以便清談。吃到十點多鐘，才各分散。琢渠回轉家中，賈少奶正在吸煙，琢渠便在她煙榻旁邊站了一會。賈少奶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，只顧自己裝煙抽吸。琢渠好生不悅，歎了口氣道：「鴉片煙原是解悶之物，別人吸煙，都有一定的時候，或是飯後，或是臨睡，從沒有睜開眼睛抽起，直抽到闔眼，還不肯放手的。人家出了一兩個月遠門回來，你也沒半句說話，也不交代交代家中有無事故，也不問我路上情形，竟和陌生人一般，睬也不來睬我，自己只顧吸自己的大煙，還像什麼夫婦呢！」

賈少奶聽得冒起火來，隨手把煙槍向對面一丟，霍地坐起來道：「放你祖宗的頂臭大狗屁，你說的什麼話，你打算要我怎樣？家中又沒死人，有何交代？路上什麼情形，都在你自己肚子內，你自己的嘴，好似被封條封著的，不肯開開金口，告訴我，我又來問你則甚？聽說你在北京皮條營裡攀得恩相好，大約被這班婊子迷昏了，回家沒迷湯喝，因此口出怨言。老實說，我已多年沒吃這碗飯了，就是當年做生意的時候，也設這般把勢，若有迷人的能為，早已嫁人作了官太太，也不跟你這個不成器的蹩腳生了。放著方四少爺這般好腳路，到北京耽擱了這許多時候，依然一雙空手回來，虧你還有這張老面皮說什麼出遠門呢！況且吸煙又不是你花的錢，我愛吸多少，便吸多少，誰也管不到。你愛和我做夫婦的便做做，若不愛和我做夫婦，請你另娶中意的便了。」

琢渠平地受了這頓搶白，本欲發作，無奈自己這趟進京，恰投在方總長心緒不寧的當兒。振武素知他老子的脾氣，若在快活時，你要求什麼差使，他就能派你什麼差使。若在不快活時，你去攪亂了他的心事，他非但不肯給你使差，而且牢記著，你以後出了差使，永遠輪你不著，因此一時未敢開口，教琢渠在京暫住，靜候機會。不意方總長的心思，越弄越亂，據振武說，他老子因革命黨中幾個頭兒腦兒，同他作對，他存心削去這班人的權柄，無奈這班人羽黨眾多，自己不敢輕舉妄動，雖然有幾個心腹秘書，幫他划策，奈都是書生之見，空言無補，故他天天在抱膝趨由義軒兩處辦公房中凝神獨坐，咄咄書空，無論何人，沒事不許擅入。故振武伺候多時，未得機會。又見琢渠天天似饑民望賑的一般，天沒亮就到他家門房內等候。到晚才回去，心中頗覺過意不去，只得勸琢渠先回上海，我這裡有了眉目，馬上給你電報，你自己的差使，包在我的身上，大小決不脫空，你也不必灰心，所差的不過時候遲早些罷了。

琢渠無奈，算算盤纏也費了幾百塊錢。因初來的時候，以為有振武這條腳路，差使准可到手，故而大吃大用，並不計較什麼小費。此時才知穩瓶拿不穩的，心中十分後悔，只可依從振武的說話，一個人搭輪迴轉上海。賈少奶聽得丈夫回來，滿心以為此番琢渠不但自己得了差使，一定還帶著雲生、爾年二人的差使回來，將來自己便是曹、康兩家的功臣。往日他們瞧我不起，自此之後，不怕他們不來拍我的馬屁。就是我到他二人家去，也大大的可以由我說嘴了。不意和琢渠一接頭，才知吃了個空心湯團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因琢渠才進門，正當亂哄哄的當兒，故把一腔火氣，捺到夜間發作。

琢渠聽她說的話句句刺心，刀刀見血，自己無言可答，只可捏著鼻子歎了一口冤氣，逕到對面房中睡覺去了。其實賈少奶胸中，還不止這一股怒氣，更有一股無名毒氣在內。這毒氣蘊蓄已非一日，平時無處發洩，今天把來一齊出在琢渠身上。也是琢渠命該晦氣，幸他素來碰慣少奶奶的釘子，此時在一品香吃了朋友的接風大菜回來，譬如加吃了他少奶奶一頓接風點心，故也並不在意。你道賈少奶這股毒氣何來？看官們只須翻一翻前文，便知當時賈少奶雖與媚月閣聯絡為奸，但不多時，兩下裡已存了意見。

媚月閣深恐天敏被賈少奶占去，急急打點跳出她範圍之外。自己也顧不得秘密，私下將這件事告訴了她舊日一個知心女使阿二，托她在馬立師地方另找了一所房屋，瞞著賈少奶，天天和天敏到那邊相會。賈少奶這邊始而疏遠，漸至絕跡。賈少奶本欲托天敏介紹漫遊，後來見德發對自己十分孝順，比兒子待娘還肯聽話，說長便長，說短便短，很捨不得將他拋棄，隨把那一條念頭無形消滅。後見媚月閣等忽然絕跡不來，必知他們必已另外覓得巢穴，自己留他們在家，原非本心，他們既願喬遷，自己也落得眼前清淨。當時雖命德發設法打聽他們小房子借在什麼地方，未幾也就置之度外。不意有一天她因賣與曹公館的大土，還有幾十塊錢找頭未清，親自上門去收。曹少奶偶然談起外間有人放媚月閣的謠言，說她姘上了唱新戲的裘天敏，小房子借在馬立師，這句話不知是真是假？賈少奶聽說，心中暗暗吃驚，急忙幫她掩飾道：「媚老二為人素來規矩，我料她決無此事，一定是別人有意誣蔑她的。」